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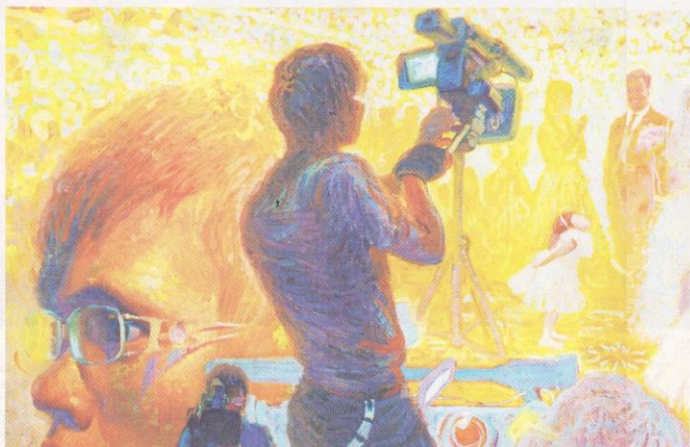


對陳老師而言，草稿對作品的構圖、比例、用色上仍然相當重要。

不屈不撓 松樹般的老畫家

我們都明白，我們曾經被殖民。我們不是戀英，只是熱愛本土，因為被英管治的歲月早已融入我們血液中。我們都懂得這樣說，都懂得如斯自我觀照。而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一份理解自己的態度去包容身邊人，尤其老年人，去理解上一輩人的思維，我們將會成為一個更完全的人，建立一個更完全的社會。陳紹綿，左派學校出身，早年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。後來看見共產黨所作所為，痛心疾首。

撰文：黃立輝



陳紹綿

1943年出生於香港。隨伍步雲、馬家寶、陳學書、冉茂芹等多名畫家習畫。曾在嶺海藝術專科學校、香港美術專科學校、浙江美術學院（現為中國美術學院）國畫進修班、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系學習和進修。1977年創辦松風畫苑，教授中西繪畫。米勒、柯勒惠支、凡高、杜米埃，都是藝術名家，都是他的良師。

聞宗名義，今天我們是為了即將舉行的畫展《香港前輩油畫家：十方世界》而來，可以簡介一下你的創作題材嗎？

我的畫作主要有兩類，一是一切美的東西，二是關於勤勞的香港人。就像這一幅《瓊姐》。因為我的畫室就在餐館樓上，我們常會在她的餐廳吃早餐，經常看見她工作，好不勤力。她在那裏做了很多年，已經很熟，原來瓊姐每天做兩更，一共十多小時。她很瘦，背部已經變了形。看見我會說：「呀陳生，我又來送外賣啦！」然後就急腳離去。因為我們已經很熟，就不客氣地用手機不斷拍她，影了幾十張。很多人看見相機就會變樣，但她因為太熟，而且她比較豪放，只是說了一句：「不要影啦！」然後又立即回復本色，笑得很燦爛。我就是想表現這種感覺：勤勞而樂觀。畫中每一個人都是她，把不同時間的她直接畫進去。

滿意自己的作品嗎？

我認為自己還是畫得不够好。俄羅斯有一個畫家叫伊利亞·葉非莫維奇·列賓 (Ilya Yefimovich Repin)，二十多歲的時候畫了一幅《伏爾加河上的鱒夫》(1870-1873年)，他為了那個畢業創作去了伏爾加河跟那些鱒夫一起生活，畫了很多鱒夫的速寫，看他們如何拉船，畫了一張草圖，然後不要，再正式畫一張作品，那是傑作。這就是草圖的重要性。我這畫作只是很表面、主觀地在觀察她，其實並不完全深入。

勤勞的特質跟你有關聯嗎？

我自幼就讀勞工子弟中學。我們勞校5元學費，我爸爸是小販，小販沒有資格送兒子到勞校，但我阿叔是工人，於是介紹了我進校。讀了6年，然後停學1年，再找學校讀書。找到了另一所左派學校，香島中學。而我非常幸運，在那裏遇到一個老師，叫陳祖澤。他是我的恩師，對影響我最深。

以前的美術組跟現在的很不同，美術組要做很多東西。要替學校做所有有關美術的

記者問：「《勤勞的香港人》系列中，為何這麼多整路工人？」陳老師答：「好簡單，因為該手。」



畫中隱藏是陳老師學生，做事一直欠自信。後來陳老師在一次學生婚宴中看見蕭斌作為攝影師，那種積極、勤勞的一面前所未見，陳老師深受感動。

事。例如我們學校要在某戲院行畢業禮，我們美術組就要釘佈景，做服裝，什麼都要做。我還記得從前把蘋果樹搬出以後，便要躲在樹後不能動。然後下一場，要爬「籐梯」到舞台頂為射燈換玻璃紙，那時沒有機器，我們全人手換，很驚險，但是培養了我們事事親力親為。

你最反叛的一面是？

我在畢業以後，教過書，然後做油畫行(畫廣告宣傳照)至1960年代，那時中國出現了文化大革命，而我在《文匯報》看到毛澤東的言論，那時候我非常認同，例如「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，先要解放全人類。」我覺得解放全人類真是一個偉大的使命。因為其時社會很多剝削，我父親做小販常常被打，或者動輒被拉上差館，多麼不平等。尤其我記得我看了一篇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(簡稱《延講》)及其他4本選集，我覺得自己需要按照他的說話做。他說《延講》之中一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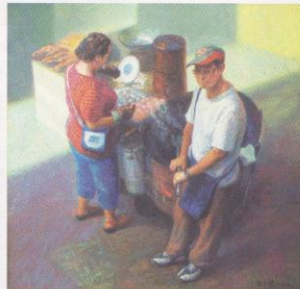
知識分子需要有3種態度。一是走馬看花：中國人應該要知道有人正在搞革命；第二是下馬看花，應該要下馬，看清楚這革命是什麼一回事。第三，你要直接參加革命。當時我為漁民讀毛澤東語錄，讓他們知道毛澤東思想，中國在發生什麼事，覺得這樣做理所當然。六七暴動時，一般人叫他們做暴徒，但我看他們是反抗英國殖民主治，當時我還在畫行貨，後來有人找我畫插圖，去宣傳毛澤東思想，於是我畫了。

那時我仍然在畫行貨，一個月賺4,000元，過着好食好住的日子，跟革命群眾有一段很大的距離，我覺得自己應該「下馬看花」，於是回香島教書。香島給我330元一個月，推了8年，把儲蓄都食光。我帶着好幾萬元，卻不買樓，因為我覺得一買樓就是地主階級。那時全家人都罵我，說我應該要養父母雙親，結婚生子。我說：「這是革命需要。」於是我想讓學生明白毛澤東思想，將來香港、全中國、全世界都要解放。這樣叫反叛嗎？

我看你的畫作都是印象派，你如何形容印象派，跟你的性格相似嗎？

跟我反叛的性格相近吧？那時沒有老師喜歡印象派，而我偏偏情有獨鍾。

這是陳老師常經過的小販。今天香港小販持牌者已經不多，大部分已經年老。



圖中的草稿就是陳老師所述的瓊姐。

對毛澤東的想法一直都沒有改變？

那時我所得的資訊是很片面的，聽得一面聽不到另一面。有人對我說：「文革很慘，很多人沒有東西吃！」我就說：「就是因為很多人沒得吃，所以要文革！」我深信我應該要從教育中令更多香港人覺醒，建立一個民主社會，真正平等的社會。

但是在任教香島中學第8年，我為什麼要離開？最重要的是，當時共產黨的府爛出了面。1977年，毛澤東、周恩來逝世，四人幫作亂，於是我問人：「毛澤東這麼偉大，為什麼會讓江青來搞搞震？」那時我都是一知半解。另外，連香島學校的人都開始變質。從前大家同甘共苦，和藹可親。但那時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某些東西，開始什麼都批判：「你為什麼穿美國品牌，為什麼不用國貨？」「你為什麼這班坐，都不像無產階級！」

有一次我們同事會議，看見對面同事的杯很美，原來是台灣製造！我說台灣兄弟做的東西也不錯。於是主任便捉了我出去訓話，說：「陳老師，說話要有一點階級立場才行，什麼叫台灣兄弟？」發生了很多這類事情，令我覺得香島變了質。我覺得香島與共產黨一起變質。於是我向校長說辭職，要離開香島。那時我已經把自己的積蓄用光，香島300多天的月薪也不夠生活，媽媽為了節省使費，每天吃同一碗又燒飯，貴一點都不吃，不吃到胃出血。那時我已經35歲，不能夠不考慮母親。當時我找了幾份工作，我很直率，說自己服務了香島8年，而不知道原來外人都怕香島、怕共產黨、怕紅色多於黑色(黑社會)，於是我開始隱瞞自己的歷史。後來我開始教書，買了層樓，開了松風畫苑一直至今。因為叫松風畫苑，因為我知道《松樹的風格》作者的陶鈞，及劉少奇被鬥死以後，十分憤怒，於是叫松風畫苑，像松樹一樣堅韌挺拔，不屈不撓。

《香港前輩油畫家：十方世界》展覽

由一新美術館舉辦的《香港前輩油畫家：十方世界》展覽，呈獻10位資深油畫家共40幅精彩作品。

參展畫家包括朱應東、林明琛、徐志鉅、陳紹錦、陳朝龍、黃配江、歐陽乃沾、蕭滋、鍾耀及鄺高華，全部已年逾75歲，當中不少仍繼續創作。

展期由即日起至3月11日。這些畫家作為香港油畫界的先驅，皆曾經歷非凡的藝術生涯，各具個人風格，多年來不斷探索油畫創作的方向。是次展出的作品主要以風景及城市景物為題材，畫中世界充滿色彩，趣味盎然。這班前輩散發着非一般的朝氣和熱情，畫展他們多年的繪畫造詣。